

《传习录注疏》读后有感

□ 土建学院 仲济涛

我用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时间，读完了邓艾民老师的《传习录注疏》，百感交集。《传习录》这样一本文言书籍，要放在以前，对于像我这样的工科男，读下去是连想都不敢想的。如今或许是年龄长了，阅历多了，对人生更有自己的见解并渴求印证了，总之，是看这本书的缘分到了吧。

当下《传习录》的版本很多。确切地说，是解读的版本很多。恒河沙数，良莠不齐，让人莫衷一是。我于是习惯性地到知乎上查了查，发现邓艾民老师的这本《传习录注疏》口碑甚好。尤其是评价里那句“即使放在今天的学术界，也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”，让我果断下单。

书到手一翻，结果有点懵——没有译文?! 退而求其次，好在部分文字有注释。再一细看——连注释都是文言的?! KO! 就在进退维谷之际，前辈们[敦敦教诲的那句“读点儿费劲的书”给了我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。原文看不懂的地方，保底有百度呢，怕啥!

《传习录》分为上中下三部分。“上”部分是阳明先生对“心学”核心思想的阐述，“中”部分是先生与友人或学生的书信往来，“下”部分则是先生讲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当面答疑。全书的行文模式类似《论语》那样的语录体。

一开始读的时候，确实有些艰难，不得不借助百度上的译文来对照着看。而且正文和邓艾民老师的注释中都涉及不少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内容，但这四本书中我只读过《论语》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信矣! 不过在阅读过程中，我的一点体会是，虽然没有什么预备知识和文言功底，但凭着高中语文的那点基础，书中的很多话其实都能看懂。而且让人欣喜的是，随着对阳明先生核心思想的逐步了解，越往后读，越容易读。正如有网友评论的：“其实王守仁先生的核心思想就那么多，说来说去其实都是在说一件事。”以至于读到书的后半部分，我甚至都不知天高地厚地不想再去对照译文了，内心更愿意去体会正文的原汁原味。而且当年阳明先生讲学的初衷，是针对芸芸众生，并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，所以内容不会晦涩高深。正像先生自己说的：“吾居龙场时，夷人言语不通，所可与言者，中土亡命之流……久之，并夷人亦欣欣相向。及出与土夫言，反多纷纷异……”越是贩夫走卒，越容易懂得并接受致良知

的观点，反而是那些知识分子，动辄嗤之以鼻。因为按着先生的解释，闻见愈多，良知愈容易被蒙蔽。所以我的另一个体会是，读《传习录》一书不适合像学习数理化那样讲求理性和逻辑，而更需要用心去体悟。

等到读完全书，实事求是地讲，我内心有点小小的自豪，对心学的认识也不再仅限于被泛泛提及的那几个干巴巴的词汇，如“知行合一”，如“心即理”，如“致良知”。诚然，这些词确实是《传习录》的核心词汇，但读完全书我才发现，最精彩的是阳明先生针对学生提问深入浅出、搔到痒处的具体“答疑”。在阅读过程中，我也慢慢体会到了邓艾民老师注疏的妙处。一些原文中读不懂的地方，借着艾民老师注疏中的旁征博引——很多是古文献中与阳明先生有关的事例。这些事例往往恰到好处地补充解释了原文的内容。读者看完注疏，再读原文，常如拨云见日，豁然开朗。

借着写读后感的契机，回看自己阅读本书的过程，顺序上是这样的：不是先读了此书，然后受到了怎样的教育，而是自己生活中先有了疑惑，内心渴求指点，而后正好邂逅此书。不是填鸭灌输，而是主动汲取，类似于《易经》卦辞中的“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。碰到生活中的问题，心里正困惑，正寻寻觅觅，或内心隐隐约约倾向于某些思想但不确定，忽然读到此书，书中论述竟与心中想法暗合，而且阐述得更系统更到位，切中肯綮，入木三分。那一刻，内心生出的是怎样的欢喜呢? 那份欢喜，不同于看到美食、吃到美食、玩到尽兴的欢喜，说句玄乎的话，那份欢喜，像是心灵的木鱼被敲打时发出的响声，表面无动于衷，内心却已嗡嗡共鸣。

初读此经典古籍，仅领会了一点皮毛。不过书里有段不太起眼的对话，读得我浑身战栗，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。学生问：“世道升降，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?”先生曰：“一日便是一元。人平日时起坐，未与物接，此心清明景象，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。”学生问，如何体验到远古时代淳朴的民风。先生回答说：“每天早上刚刚起床那会儿，还未沾染物欲时，内心的那种感受，就如同在伏羲时代一样。”读及此，我心惊不已——这和自己平时的感受不谋而合。前一天生活中的迎来送往，是是非非，在早上初醒的那一刻，是惭愧，后悔还是欣慰，内心都会充分地感受到，这是良知最本真的判断，最真实、最准确。先生诚不欺我。

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书中提到的“立志”。这里的立志和我们平常说的“立各种各样的志向”并不是一个意思。

阳明先生口中的立志只此一种：“念念存此天理。”先生和他的弟子们，通篇围绕讨论的，也仅此一件事而已。先生的弟子中，进士出身的人比比皆是。如邹谦之，正德六年进士，会试第一，殿试第三。看到当年这些金字塔顶端的“知识分子”像小学生一样疑惑并认真地请教阳明先生，不觉有点喜感，但看他们请教的内容——如何存天理，如何做圣贤，又不禁让人肃然起敬，再联系当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蝇营狗苟，不免汗流至踵了。

第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，阳明先生在解答弟子提问时，用了许多精彩绝伦、贴切易懂的比喻。很多比喻一下子就让我这个现代读者理解了先生要讲的意思。例如，说到盗贼也有良知，只是被物欲遮蔽了。“良心在内，自不会失，如云蔽日，日何尝失了。”再如，提到修身需要根据自身程度量力而行，先生说：“如树有这些萌芽，只把这些水去灌溉，萌芽再长，便又加水，自拱把以至合抱，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。若些小萌芽，有一桶水在，便要倾上，便浸坏他了。”类似的比喻还有“如人在大海波涛中，且须援之登岸，然后可授之衣而与之食。若以衣食投之波涛中，是适重其溺，彼将不以为德，而反以为尤矣。”圣贤就是圣贤!

最后，说点有趣的。书中阳明先生还提到了张良、诸葛亮、苏秦、张仪等大老，并从致良知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评价，让人耳目一新。喜欢长跑的同学大多知道村上春树那句有名的话，“今天不想跑，所以才去跑”，我也一直奉为圭臬。直到看到阳明先生那句“觉懒看书，则且看书”，我哑然失笑——村上大抵是读过《传习录》的。上中学时，教室墙壁上贴着一句孟德斯鸠的格言“衡量一个人真正的品德，是看他在没有人发现的时候做些什么”，我一直记到现在。等看到《传习录》中那句“戒甚不睹，恐惧不闻”，瞬间觉得西方之于我东方，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我在南京求学时，东南大学的校训是“止于至善”，当时只知道出自《大学》，如果有人问我怎么才算至善，我只能语塞。直到先生一句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”，振聋发聩。

最后的最后，跟大家分享一则先生的语录：“今人于吃饭时，虽无一事在前，其心常役役不宁，只缘此心忙惯了，所以收摄不住。”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惭愧不已，先生训诫得真对。后转念一想：书中的“今人”应该指的是明代的人啊! 怎么，明代的人就已经这样了吗? 那根据“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”的道理，按阳明先生的眼光看当下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，得“役役不宁”到什么程度啊，哈哈……



记忆中的秋

□ 安全学院 姜逸飞

在人们的眼中，秋天似乎永远是沉寂的，但我印象里的秋天，却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和生活下去的动力。秋天，是反思的季节。

满山的枫叶，落日透过银杏树林撒下的斑驳光点，照着我的脸颊，记录着发生在身上的一切，我多想，停下脚步，享受这短暂而片刻的秋光。

就是这样吧，校园里的林荫道上铺着满满的落叶，一地薄脆的金黄，天气凉爽，不那么冷，也不那么热，天空又高又远，流云轻轻巧巧，骄阳从林间穿过，那斑驳了一地的花纹，我漫步在路上，像百鸟一样穿梭在金黄的落叶间，仿若舞倦了的蝴蝶。

我喜欢17岁的年纪，穿着洁白的校服走在记忆里的高中。听着耳机里的《日落大道》，相约漫步在那铺满橙色落叶的黄昏之路上。

想去看看中山大学的秋，据说有很漂亮的落叶，可惜高考未能如愿，现在过后的生活，也不像小时候想象的那般美好。

今年的落叶依然慢慢落下，我在那遥远的远方，思念着那些属于我记忆中的秋天。



电信学院 张振/摄



离退休工作处 倪孟辉/摄

自遣

□ 能源学院 宗雍康

平生所好或为痴，忙看流云闲赋诗。公文未解陶公意，渚上沙鸥问所之。

秋色瑾花竞争雄 (小小说)

□ 文法学院 景彤

她的目光落在我正在看的那篇文章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觉得她再次开口时竟然带了一丝隐秘的期许：“鉴湖女侠的文章吗……你认为怎么样?”

我认真地说：“她的想法很先进，我很受触动。”

她慢慢地、慢慢地舒展出一个微笑，好像在说，太好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那，您认为呢?”

她摇摇头：“如你所言，太过先进，必然会招致许多不满甚至反对的声音。”她顿了顿，再次开口，“不过我想，她是不后悔的。”

她望向很远的地方：“……笔者也是一位女性，或许她也有了丈夫有了孩子，就算没有结婚，她也还有父母兄长。她的家人不见得会支持她去做这件事。可她还是这么做了，并且将语言付诸文字，大胆地发表了出来，所以我想，她大抵是不后悔的。”

我说，我很敬佩她。

她笑了笑：“总要有有人为一条新道去做个开路先驱的。”她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将人们最恐惧的字眼吐了出来，“革命需要先驱。”

我心中隐隐有了一个猜测，却并未全盘托出。我想，面前这位女性应该就是“鉴湖女侠”本人，可既然她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我也只好心照不宣。

“她会后悔吗?”

话刚问出口，我便先后悔了，如此简单而且有些冒犯的问题，竟然就这样被我脱口而出，我连忙止住话题，刚想开口道歉，她却先我一步开口了。

“不会的。”她直直望向我，这是信仰的代价，即便要为此牺牲，也要在所不辞。”她接着看向天上的流云，阳光映在她的眼睛，闪烁出一丝金色的光芒，“如果未来能有一天——不，不是如果，是肯定。我们的全部愿望都变成了现实，这一切便都是值得的。我相信我们的民族，相信我们的力量。”

我愣愣地看着她坚毅的眼神，张了张嘴，却终究什么都没能说出来。她也不甚在意，对我微微一笑，放下手中的报纸，转身离开。她的笑容里包含了很多东西，明明什么都没说，却又好像什么都告诉了我。她的身份，她的家庭，她的经历，她的理念，还有她的信仰。她穿着一件并不算新的靛青长袍，她的衣服在阳光下变成了更清澈的颜色，然而还不待我叫住她，她便一瞬间消失在街角，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

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她来自哪里，只是莫名觉得，她就是“鉴湖女侠”本人。我想她是无愧于“女侠”这个名号的。正所谓“侠，博也”，为国为民，敢为天下先。匡扶正义，舍己助人。她在旧时代的洪流之中溯游而上，为革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，正如秋日的瑾花，不惧枯败风气，竞相争雄。



离退休工作处 倪孟辉/摄



电信学院 张振/摄

